

青楼文化

孔庆东 编著

在中国，

在文学艺术、

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

等等方面，

甚至在衣、食、住、行、

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

应对进退等方面，

都有所所谓雅俗之分……

雅俗文化书系



中国经济出版社

G122
3
3(3)

雅俗文化書系

青 楼 文 化

孔庆东 编著

中国 经济 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楼文化/孔庆东编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3

(雅俗文化书系/严平主编)

ISBN 7-5017-3251-5

I . 青楼… II . 孔… III . 贫困-文化-专题研究-中
国 N .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257 号

责任编辑:王燕群 (8353180)
装帧设计:曹 春
图片摄影:刘建初

青 楼 文 化

孔庆东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雍和图书文化服务中心激光照排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5 印张 100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ISBN 7-5017-3251-5/Z·463 定价: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题字：赵朴初

名誉顾问：季羨林

主编：严平

主审：韩天雨

编委：王燕群 王岳川 朱正琳

欧阳胜 韩忠本 高毅

何云 唐师曾 袁满

黄盛华 张方 邓安庆

魏民

总序

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都有所谓雅俗之分。

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别，还真不容易。我想借用当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

说雅说俗，好像隐含着一种评价。雅，好像是高一等的，所谓“阳春白雪”者就是。俗，好像是低一等的，所谓“下里巴人”者就是。然而高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低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究竟是谁高谁低呢？评价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目前，我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起劲地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与歌唱，而对它们的对立面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则不免有点贬意。这种努力是未可厚非的，是有其意义

的。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与歌唱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众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歌唱，还是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量。

我想，我们这一套书系的目的就是这样，故乐而为之序。

季 磊 林

1994年6月22日

目 录

序：青衫磊落险峰行	(1)
一、玉壁月华明——青楼文化透视	(8)
1. 谁家子弟谁家院——何谓青楼	(8)
2. 梦里真真语真幻——诗化青楼	(16)
3. 向来痴，从此醉——青楼风光	(28)
4. 虽万千人吾往矣——青楼魅力	(38)
5. 酒罢问君三语——青楼规矩	(48)
6. 枯井底，污泥处——青楼黑幕	(57)
二、糊涂醉，情长计短——青楼文化聚焦	(65)
1. 烛畔鬓云有旧盟——青楼之爱	(66)
2. 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青楼与家	(72)
3. 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露——青楼与士	(81)
4. 水榭听香，指点群豪戏——名妓风采	(88)
5. 却试问，几时把痴心断——妓女诗文	(96)
6.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妓女归宿	(102)
三、同一笑，到头万事俱空——青楼文化品评	(110)
1. 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青楼侠气	(111)
2. 昔时恩，今日意——青楼悲剧	(116)

3. 奈天昏地暗，斗转星移——青樓流變	(122)
4. 王霸雄圖，血海深恨，盡歸塵土——青樓末日	(128)
5. 悄立雁門，絕壁無余字——青樓追憶	(135)
6. 為誰開，茶花滿路——青樓功罪	(142)
後記	(149)
參考書目		

(本书章目均取自金庸《天龙八部》回目。“天龙八部”者，众生万相之喻也。)

序：青衫磊落险峰行

纵使晴明无雨色，
入云深处亦沾衣。

——张旭《山中留客》

青楼也是一种文化？青楼亦有文化乎？

提笔伊始，便觉出面前是座险峰。仿佛面对的不是青楼，而是青锋宝剑。白话小说中不是常有一句口头禅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尽管那些小说把二八佳人描绘得妖媚艳冶，但结论却往往是告诫读者离那些佳人远点。一般的佳人都要远离，何况青楼中不一般的佳人呢？中国有个十分英明的传统，即把一切倒霉之事都推到女人身上：褒姒灭夏，妲己亡商，夫差因西施而丧国，董卓由貂婵而送命，至于杨贵妃，更是毁了唐明皇李三儿的铁桶江山，所谓红颜祸水是也。那么青楼则正是红颜的展销会，祸水的拍卖厅，罪莫大焉，岂能为之树碑立传，旌表其所谓文化乎？

其实，描写青楼人物，表现青楼生活之作，历来史不绝书。或则怀着深深的人道主义精神，呼喊着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的不幸；或则抱着搜艳猎奇的闲适态度，欣赏着青楼中五花八门的西洋景。但真正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青楼世界，把它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宏大系统中进行观察探究，却

是很晚才出现的。这一是出于人们对青楼的心理恐惧，二是出于人们对青楼的心理蔑视，以至于忽略了青楼蕴含着巨大文化意义的可能，或者仅仅视之为文化边缘地带的残花败柳。殊不知，文化是无所不在的，而且，“道之所在，每下愈况”。象青楼这等似乎最为人们不齿的“下九流”社会场所，恰恰汇聚了社会文化五光十色的各个侧面。孟子曰：“食色，性也。”即便把“色”仅仅视为人的一种精神生活，它也是与“食”平起平坐的人类的头等大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布衣黔首，谁能与“色”绝缘乎？围绕一个“色”字，人类演出了多少感天动地、鬼泣神惊的悲剧、喜剧、悲喜剧！文化的金字塔至少有一半奠基于这块不朽的基石。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青楼与“色”的关系有多深，青楼与文化的关系就有多深。研究中国文化而企图绕开青楼，或者谈论青楼而不涉及文化，就如同入庙而不访僧，登舟而不问水，至少可说是三分迂阔也。金庸《鹿鼎记》中有个出身扬州妓院的无赖小儿——韦小宝，在他眼中看来，天下无往而非妓院，就连到了皇宫内禁，他也感叹：好大一座院子，不知得有多少姑娘！韦小宝看似无知的胡说八道，不是恰恰道破了事物的本质，说穿了皇宫内院其实是一座最特殊、最高级的青楼妓院吗？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皇宫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浓缩，那么青楼中所浓缩的中国文化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文化积淀的浓度上讲，李师师的意义未必逊于宋徽宗赵佶，陈圆圆的作用恐怕也不亚于闯王李自成和平西王吴三桂。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本书在“青楼”卧榻之侧，纵容“文化”酣眠的意旨，才能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青楼文化。不论“眼中有妓，心中无妓”也好，“眼中无妓，心中有妓”也罢，总之，青楼是文化，青楼

有文化确乎是不容置疑的。

问题是需要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攀登这座险峰，解析这种文化。

既然视之为一种文化，那么理所当然应该以一种“文化”态度待之。青楼中无疑有悲剧，也许青楼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悲剧，这很容易引起“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同情。同情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同情的文字只能算做纸上的蛆虫。但只有同情又是远远不够的，放纵同情则更有碍于深入了解同情的对象本身。相对于“同情”这个充满感性的词，似乎“关怀”一词更加妥切，它在不排斥感性的前提下，灌注了更多的理性。关怀中不乏同情，但更包含着一种超越。有了这种超越，那同情便是一种有距离的同情，不至于以泪眼模糊始，以楚囚对泣终。青楼并不等同于妓院，它不是妓院的雅称或代名词，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已远离了今日的现代化工业社会，青楼中的那些女子也十分不同于今天的种种“野鸡”和“小蜜”。所以，笔者也好，读者也罢，都大可不必仿效传统文人“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的姿态。如果一味地同情起来，那除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可观之处呢？因此，需要在同情的泪眼之外，加上冷静的意志和克制的力量，这便是关怀。《世说新语》和《晋书》中都载有“新亭对泣”的故事。东晋一些由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们，经常在郊区的新亭饮宴。一次饮宴时，周顗叹息说：风景还是这样，可是国家的河山却变样了！在座很多人听了都不禁流下泪来。只有大将军王导不以为然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周顗的态度虽也感人，但毕竟还只停留

于“同情”——见景伤心的同情，而王导却是一种关怀——把同情揣在心底，更重视某种奋发有为的超越气魄。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走下山顶的查拉斯图特拉，鼓盆而歌的庄子，肩住黑暗闸门的鲁迅，具有的都是一种伟大的关怀。具备一点包含彼岸追求的关怀，才好面对渊深丰厚又扑朔迷离的文化问题，尤其是容易使人“误入藕花深处”的青楼文化问题，并且在具体操作时，既能做到“冷眼向洋”，又能兼及“热风吹雨”。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来讲，不能妄比伟人们的高风，只可说是“青衫磊落”，尽量抖去杂念，追求某种不即不离的境界，也就问心无怨了。

当然，绝不能以“关怀”为借口，变成一副冷血心肠，白刀子进去，出来的还是白刀子，把青楼当成一块可荤可素的冻豆腐。解析文化不是肢解文化，考察青楼不是爆破青楼。标榜绝对的超然物外不是虚伪便是愚昧。这一点无需多讲，其中的道理是浅显易知的。

所以，关怀的态度便是文化态度。

那么，青楼文化中有哪些问题需要关怀呢？

翻看一下本书的目录，大致可以看出，本书所关怀的，一是青楼自身，二是青楼与社会，三是青楼与历史。

关于青楼自身，本书采用透视的方法，穿过缕缕表层的烟雾，揭开色彩斑斓的面纱，力图审清青楼的文化本质。具体言之，包括实际中的青楼是什么样的？人们心目中的青楼是什么样的？青楼的美妙诱人之处在哪里？青楼的丑恶可憎之处在哪里？青楼的文化规范是什么？等等。这样，便把青楼的全貌如同旋转沙盘一般缓缓呈现在读者眼前。

关于青楼与社会，本书采用聚焦的方法，着重考察几个

重点问题，力图通过一串特写镜头，较为详细地描绘出青楼中社会文化的投影，从而以点带面，反映青楼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勾联。具体言之，青楼中有没有爱情？青楼与爱情有什么联系？青楼与家庭有什么功能上的关联？青楼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青楼中的妓女是最出色的女子还是相反？她们的心态、她们的才华、她们的命运如何？这样，青楼在社会系统中的文化座标便基本上得到了确定，青楼文化特色中最精华的部分也就昭然若揭了。

关于青楼与历史，本书采用品评的方法，从几个比较零散但又能够相互耦合的角度，对青楼文化进行评点和追思，力图穿越深邈的时空隧道，将破碎的青楼文化残片重新拼接，复原出青楼文化的历史意义。具体言之，青楼的存在和发展是否具有悲剧性？如果有，这是一种什么悲剧？青楼的悲剧是否具有崇高性？除了儿女柔情，青楼有没有英雄侠骨？青楼的历史发展脉络说明了什么？青楼走向没落以至成为一种历史陈迹，是不是文明发展的一种必然？青楼的千秋功罪，如何评说？青楼还会再崛起么？这样，就完成了对青楼文化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的一个考察过程，既入山中，又处局外，虽无轻车肥马，但险峰渐成熟路，本书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作为一本追求雅俗共赏的非学术性读物，当然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考证、摘引、勘误、补遗、纠谬等等令人生厌的内容，尽量直接切入对象。但这种套路本身也是一“险”。因为本书的对象实在并非“一壶浊酒喜相逢”就能抵掌而谈、放胆而论，它实在是一门地地道道的“学问”。要做到兼具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通俗明了，且具有较高品位，实在不能不有捉襟见肘之忧。故此，本书采用一种“混

合”文体，将材料与见解杂糅一处，集描述、分析、评论、调侃于一炉，在保持严肃关怀的前提下，注意深入浅出的可读性。这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许多问题可能无法进行纵深开掘，甚至只如蜻蜓点水，一掠而过。材料使用也可能详略失衡，趣味性的标准也许会淘汰掉更有价值的力证。由于对材料的加工欠细，出现前后龃龉或叠床架屋之病也未可知。个人见解与未加注明的他人见解泥沙俱下，其中难免存在误读和曲解，更不论平庸之见与荒谬之说了。这些都需要先请读者和本书所借鉴的著作的作者予以包涵。好在这只是一本非专业性读物，不存在留名传世以及争夺观点发明权等麻烦。倘若有益于读者一二，纵蒙人云亦云或信口开河之诮，又何足道哉！

要交待和表白的似乎就是这些，但心头仍有两支旋律交织起伏，令人不知确定哪一支作为本书的基本笔调。一支是：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杜牧《七夕》

另一支是：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元稹《行宫》

前者清纯思无邪，后者凄楚有叹婉。一个率直任性，无忧无虑地卧看；一个饱经沧桑，有滋有味地闲说。到底应该如何面对历史，面对曾经繁盛一时的存在，是抛却一切成见和思虑，单刀直入，童言无忌？还是有所担当，在对象中深深地印入自我？或是故作不知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也许这永远无法在理论上归于一统。那么只好在实际演奏中一

一面调整、一面认可、一面欣赏这组并不一定和谐的和弦了。看来，说是“青衫磊落”，恐怕只是一种表态，这次险峰之行究竟得失多少，成败几何，必须行过之后再说了。

让我们边走边唱。

一、玉壁月华明 ——青楼文化透视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李白《古朗月行》

青楼，宛如一轮朦胧的古月，离我们似近实远。月宫里究竟是美如仙境还是一片荒凉，吴刚的桂花酒究竟是甘淳还是苦涩，玉兔所捣的究竟是孔雀胆还是海洛因，嫦娥小姐究竟悔不悔背叛了亲爱的后羿，这些都是身处另一个时空的我们无从知晓的。白玉盘也好，瑶台镜也罢，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想寄托。好在今天的人类已能凭借神奇的科技伟力九天揽月，蟾宫折桂，那么青楼这轮神秘的古月，自然也可用先进的望远镜望清它明亮的月华，以至可以将它定格在光洁的玉壁上，仔细欣赏。就让我们穿过岁月的漫漫烟雾，汨汨辉光，缓缓走近这轮古月，揭开它的帷幕，透视它的全貌吧。

1. 谁家子弟谁家院 ——何谓青楼？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什么叫做青楼？

青楼就是妓院吗？

何年何月开始有了青楼？谁是第一任“总经理”？谁是第一位“服务员”？谁是第一名“观光客”？

“青楼”一词，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只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

《太平御览》上这样解释“青楼”：

《齐书》曰：东昏侯后官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穷尽雕涂，以麝香、杂香涂壁。时世祖于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

可见，用青漆粉饰之楼，就叫青楼。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奢华，可还是比不上“纯用琉璃”者。

《晋书》上记载一个叫鞠允的人说：

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川为之语曰：“鞠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这说明“青楼”与“朱门”含义相近，实乃“高门槛”、“大宅院”也。

诗歌中也有不少这类的“青楼”。

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傅玄《艳歌行》：“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

江淹《西洲曲》：“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

江总《闺怨诗》：“寂寂青楼大道边。”

.....